

# The “Double Faces” of Ba Jin’s Early Creation from the Manuscript of Miscellany of Sea Journey—Literary Archiv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xhibition Era

Boren Zhao

Museu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100029, China

## Abstract

The manuscript of *Random Notes from a Sea Voyage*, composed by Ba Jin during his journey to France in 1927, stands as the earliest surviving literary relic of the author, documenting his pivotal transition from “literary dilettantism” to conscious writing. Centering on the manuscript held by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Museu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exhibition *A Rich Mine of Beauty: Commemorating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Ba Jin’s Birth*, this study employs close textual analysis, bibliographic collation, and perspectives from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to reveal the interplay of private memory and public narrative (termed the “dual faces”) within the manuscript. It further explores how its unfinished nature and subsequent formalization shaped Ba Jin’s later creative works. The exhibition narrative underscores the manuscript’s multidimensional value as a medium connecting the author’s life, textual evolution, and the ethos of his era.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pretive logic of literary manuscripts in exhibition contexts and proposes possibilities for transforming literary archives from static displays into dynamic dialogues in the digital age.

## Keywords

Ba Jin; *Random Notes from a Sea Voyage*; manuscript studies; literary exhibitions;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literature

## 从《海行杂记》手稿看巴金早期创作的“双重面孔”——兼论展览时代的文学档案阐释

赵伯仁

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北京 100029

## 摘要

巴金1927年赴法途中创作的《海行杂记》手稿，作为其现存最早的文学遗物，记录了作家从“文学客串”转向自觉书写的关键转折。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手稿及“美的丰富矿藏——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藏书展”史料为核心，结合文本细读、版本校勘与物质文化研究视角，揭示手稿中私人记忆与公共叙事的交织（即“双重面孔”），探讨其未完成性与定型化对巴金后续创作的形塑作用。展览叙事进一步凸显手稿作为连接作家生平、文本演变与时代精神的多维媒介价值。本文同时关注文学手稿在展览语境中的阐释逻辑，提出数字时代下文学档案从静态陈列转向动态对话的可能。

## 关键词

巴金；《海行杂记》；手稿研究；文学展览；现代文学史料

## 1 手稿的物质存在：作为“旅途档案”的原始文本

2024年适逢巴金诞辰12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美的丰富矿藏——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藏书展”，以《海行杂记》等一系列馆藏手稿、书籍为核心展品，重新激活了这一文学档案的历史意义。手稿的物质性不仅体现在其物理形态上，更通过书写工具、传递路径和删改痕迹，折射出巴金早期创作的多重面向。

《海行杂记》这部游记散文集，反映了巴金于1927年1月由上海启程，历经30多天到达法国的前后经历。[1]那年，23岁的巴金（笔名芾甘）在赴法航程中，使用一本法国产的32开方形学生作业簿记录旅途见闻。这种笔记本的纸质轻薄，适合随身携带，但其页边距狭窄，巴金常将文字挤满页面，甚至延伸至页脚空白处，形成独特的“溢出式书写”。这种书写习惯既受限于航行中的空间局促，也反映出作家急于捕捉灵感的迫切心态。手稿中混合使用钢笔与铅笔，墨色深浅不一：蓝色钢笔字迹工整，用于正式段落；铅笔或多用于即兴批注及修改。

【作者简介】赵伯仁（1989-），男，满族，中国北京人，本科，从事民族档案、红色档案、文学展览、手稿研究。

1993年巴金将手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时，扉页题写“献给我的亲爱的大哥和三哥”，字迹略显青涩，与晚年

沉稳的笔体形成鲜明对比。展览通过高精度扫描技术还原并放大了这一细节，观众可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字笔画稍显颤抖，而“三哥”则较为流畅，也体现了巴金在书写时的情感波动。手稿第45至50页的撕痕尤为关键——巴金在附信中说明，被撕部分为已出版稿件，留存内容则包括未发表的《病榻看雪》残稿及1932年初版删去的两篇文章。这一“选择性保留”与“选择性删改”，巴金自己也多次特意说：“《海行杂记》应该是我的第一本著作，散文随笔集吧。”[2]这更是折射出作家对早期文本的矛盾心态：既珍视其纪念价值，又试图通过修订构建更成熟的文学形象。

而这部手稿的传递路径本身构成一部微型出版史。巴金在完成初稿后，并未直接寻求商业出版，而是选择通过家族网络进行内部流通。他先将稿子寄给北平的三哥李尧林，附信写道：“亲爱的哥哥，不仅这本书要你保存，便是我的生涯的一部分也要你保存了。”三哥李尧林在阅读后，感受到了巴金的孤独与坚强，而后整本手稿被转寄至成都的大哥李尧枚。大哥在回信中提及：“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这一论断与《海行杂记》中《黑土》篇“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形成互文，也预示了巴金后来在《家》中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

手稿的物质性不仅体现于纸张、墨迹与撕痕，更通过家族情感的渗透与文本的双重性，随后的修改与出版也折射出巴金从私人书写迈向公共表达的自觉。这种“旅途档案”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容器，更是家族传承、时代精神的载体。

## 2 文本的双重性：散文实验与思想萌芽

《海行杂记》手稿的文体模糊性与思想杂糅性，构成巴金早期创作的“双重面孔”——私人情感与公共关怀的交织。这种双重性既体现在文体的流动性中，也贯穿于对现代性体验的批判性书写。

严格来说，《海行杂记》手稿未严格区分日记、书信与散文文体，这种跨界性恰是其“双重面孔”的直观体现。《西贡》以时间流水账记录琐碎见闻；而《海上的日出》则通过拟人化描写——“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展现抒情。巴金曾说：“我当时还不能驾驭文字，也不想‘进入’文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文学家’，我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一个‘客串’。但是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表达我的思想感情，用笔作武器进行斗争，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而这种“无意识”的创作状态，恰与其不想进入文坛的自我定位形成呼应。

手稿中穿插的“翻译性书写”则凸显其跨文化视野。例如，《耶稣和他的门徒》中所著“然而你这位波斯的耶稣啊，你以为你这样就会拯救人类吗？不，不，除了反抗而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使人类得救”，通过神圣教义与人性弱点的对比，巴金批判宗教形式主义的虚伪性。这一观点

与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时的无政府主义平等观形成互文，暗示青年巴金对“行动主义”思想的初步探索。此外，手稿中频繁出现的英文标注（如“deck”“café”），既是语言学习的痕迹，也折射出作家试图以异域词汇突破母语表达局限的尝试。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中，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性”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航海活动长期被视作边缘化的生存方式，甚至因游离于中央政权控制之外而被污名化为“海盜行径”或“叛逆象征”。而游记却又多以言国家和社稷为文章之重，至多也就是作者对自己的仕途哀叹一番，至于他们内心隐秘的情感，读者是无法了解到的。[3]这种文化认知的惯性，使得航海叙事在古典文学中近乎缺席，直至20世纪初现代性浪潮的冲击下，方有突破。巴金的《海行杂记》作为早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罕见的“航海文学”文本，其意义不仅在于题材的开拓性，更在于以独特的视觉化叙事重构了现代性体验——它既是对传统“大陆中心主义”的无声反叛，亦通过轮船、殖民景观与异域风物的书写，将“航海”从道德批判的泥淖中剥离，升华为知识分子精神启蒙的隐喻。

## 3 版本的演进：从《海行》到《海行杂记》

《海行杂记》的版本变迁不仅是文本定型的历程，更是作家身份与时代语境的博弈场域。

1932年新中国书局以《海行》为名出版该书，封面设计简约，仅以蓝色海浪纹样装饰，强调地理叙事的纯粹性。然而，1935年11月移至开明书店重排新版时，作者接受夏丏尊先生的建议改为现名。[4]并删去《殖民地的黄昏》《苦力之歌》两篇。这一更名看似细微，实则暗含文体重构的深意：“海行”侧重空间移动，而“杂记”则突出内容的混杂性与个人化，暗合郁达夫“散文是作家的自叙传”之论。

开明书店版对文本的优化更具策略性：修正了37处标点错误，润色了12处“生硬表述”（如将“船摇晃得厉害”改为“巨浪推搡着船身”），并采用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封面设计，以金色线条勾勒邮轮轮廓，吸引市民阶层读者。这种“去激进化”的修改，既是巴金文学观成熟的标志，也反映了1930年代出版业对市场需求的妥协。

手稿中未发表的《病榻看雪》残稿虽仅存三页，却为理解巴金创作原型提供了关键线索。文中描写巴黎病中观雪的场景：“窗外有白色东西在飞舞，像柳絮，像棉花……‘落雪了。’这三个字把我心头的烈火完全弄灭了。”这种未经修饰的原始记录，直接连通着作家的异国乡愁。在《家》中，瑞珣死于雪夜的场景——“雪片落在她苍白的脸上，像在亲吻最后的呼吸”——显然脱胎于此。

## 4 展览叙事中的手稿阐释：从档案到公共记忆

在当代展览语境中，《海行杂记》手稿超越了文献价值，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多维媒介。在本次展览中，我们提取手稿中的三页进行放大展示，其中一页记录巴金的自省：“这

本书是在西贡买的,买后二日开始写这本游记,但在马赛上岸时候只完成了一部分,在巴黎继续写就一部分,一直到今天才写完。计算起来自开始至完结历九个月,虽然经过这样长久的时间,但此书仍是速成之作,潦草地方太多了。写完后自己略看了一遍,觉得太不成东西,本想抛在火炉里面和那熊熊烧着的煤炭同归于尽,然后转念这究竟是一部生活的记录,虽是流水账,但留着将来查看也有点好处,不过在漂泊无定的我,这本书恐有遗失之险。最好还是送给大哥罢!亲爱的哥哥,不仅这本书要你保存,便是我的生涯的一部分也要你保存了。寄你这本书,我的心也放在里面寄给你了。”观众驻足于此,不仅能直观感受巴金早年笔迹的青涩与真诚,更可通过与展览中其他展品间的互文关系,体悟作家从自我怀疑到文学自觉的心路历程。

## 5 结论:手稿研究的文学史意义与数字时代的伦理挑战

《海行杂记》手稿的“未完成性”与“物质性”,不仅为理解巴金的文学起点提供了多维视角,更在数字时代引发了对文学档案存续方式的深层反思。本雅明提出的“灵光”(Aura)概念即艺术作品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独特氛围和韵味,这种氛围和韵味使得艺术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和价值,而在技术复制的新手段下,这种概念正在被消解。手稿的数字化虽能突破物理限制,使其广泛传播,但高精度扫描与虚拟展览是否能够真正保留纸张的触感、墨迹的渗透,乃至作家书写时的情感震颤?例如,巴金在《病榻看雪》残稿中删改的犹豫笔触,或扉页上“献给大哥”的颤抖字迹,这些物质痕迹承载的不仅是文本内容,更是创作瞬间的生命体验。如何在技术再现中避免将手稿简化为“信息的载体”,而忽视其作为“情感容器”的本真性,是未来研究需直面的伦理课题。

另一方面,手稿与书信中大量私人化表述的公共展示,亦需在学术价值与隐私权之间寻求平衡。巴金捐赠手稿时,虽以“为读者保存历史”为初衷,但在公开出版时,巴金隐

去了一些细节,这样既可以保护隐私,也可以淡化“日记体”色彩,使之更具文学性。[5]故后世研究人家对其中涉及的个体情感、人际纠葛,是否应在数字化过程中进行遮蔽或匿名化处理?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技术,更涉及对作家及其关联者的尊重。例如,大哥李尧枚1930年家书中“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的断言,若脱离家族语境单独展示,可能被误读为巴金对封建制度的全面控诉,而忽略其作为私人对话的复杂意涵。因此,文学档案的数字化时就应建立分级开放机制,区分公共文本与私密记录,同时在策展叙事中避免断章取义。

上述这些挑战本质上指向文学、文字类档案的核心命题:如何在技术革新中守护人文精神?巴金在《随想录》中强调“文学作品是用生命写成的”,而手稿的“未完成性”恰在于其始终向历史敞开、等待被重新诠释的潜能。数字技术不应成为固化(物理层面及精神层面)的工具,而应通过动态链接(如将手稿删改痕迹与作家晚年反思并置)、跨媒介叙事(如结合虚拟现实还原创作场景)等手段,重新激活档案。与此同时,需警惕学术霸权、技术霸权对原始语境的侵蚀——当手稿被分解为数据包、算法推荐取代深度阅读时,文学遗产的“生命”可能沦为流量时代的消费品。在未来,我们或许应该构建更多有温度的数字档案库:既以技术拓展阐释边界,又以人文精神约束算法快消,使《海行杂记》这类手稿的“灵光”在虚实交织的时代中继续生长。

### 参考文献

- [1] 石健.文学巴金的起航——重读《海行杂记》[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8(04)
- [2] 巴金.《致树基(代跋)》《巴金全集》(第十二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3] 余婷婷.1912—1932年中国游记研究[D].华侨大学.2006(12)
- [4] 周立民.《海行杂记》余稿释读.《现代中文学刊》[J],2014年.05期(17-29)
- [5] 郭晓斌.作为现代散文家的巴金的起点——《海行杂记》的创作与版本考察.《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C],2022年.02期